

和富領袖網絡系列－星級服務研習「嶺」袖之旅2009 - 2010

廣州雲南 中國遠征軍追憶之旅

特刊

路，一直都在；
心，還激昂嗎？

1944年，培壤雲南與緬甸的滇緬公路，為我國在抗日戰爭後期唯一的生命線。當時日軍發動松山戰役，我國六千多名將士為國家興亡拋頭顱、灑熱血，捨身殲滅日軍三千多名，為光復騰衝、龍陵等地寫下一段慘痛的血淚史。

2010年，滇西反攻戰勝利六十六年，和富「嶺」袖之星聯同少年警訊，在香港警務處屯門警區指揮官蔡建祥總警司的帶領下，跟隨昔日中國遠征軍的腳印，踏上滇緬公路，路經惠通橋、走遍松山戰場……望著平靜卻傷痕累累的戰地山丘，聽著老兵撫著疤痕細數軼事，感受著戰爭無聲呼喊出的震撼和傷痛。

這趟沉痛卻又發人深省的追憶之旅，
你，準備好了嗎？

主辦單位：  Lingnan 嶺南大學
University



協辦單位：



編者心聲

「2008年清明節，我與父親前上司的家人一起吃晚飯期間，其中一位軍官的外孫將其外公以前所拍下的照片整理成為一本圖片集，並送了一本給我。回到家中，隨手翻開圖片集的其中一頁，發現一張1947年拍下我父親臉相的照片，幸運的是，我當時仍珍藏著一張父親二十年前的照片，仔細檢視後，發現這兩張相內的主角臉相是一模一樣！正因如此，我開展了對滇緬抗戰的歷史研究……」

聽著香港警務處屯門警區指揮官兼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會長的蔡建祥總警司在飛往雲南騰衝的途中細說他開始研究滇緬抗戰的機緣，正好為三十七位「嶺」袖之星（十九位嶺南大學與十八位中四學生）揭開「中國遠征軍追憶之旅」的序幕。由蔡警司親自率領「嶺」袖之星及屯門區、九龍城區少年警訊走到廣州、雲南，考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龍陵抗戰紀念文化廣場、董家溝日軍慰安所、惠通橋、松山戰役遺址、國殤墓園、滇緬抗戰博物館等地，從昔日抗戰老兵的訪談中學習未被廣泛認知的滇緬抗戰歷史，這本特刊記錄了此次考察活動的成果。特刊主要分為四部份，首先是闡述滇緬抗戰的歷史背景，第二部份「抗日遠征軍戰史教育行」是關於每個考察地點的小知識及參與同學的心聲，第三部份的「抗戰老兵專訪」記錄了受訪老兵的故事，最後一部份為「嶺」袖之星的感言。

是次考察活動打破既有的傳統學習模式，學生不只局限於學習課本上的歷史知識，而是離開課室，通過實地考察不同類型的歷史載體，如博物館、紀念碑、戰場遺址，以及由仍健在的抗戰老兵親身向「嶺」袖之星分享昔日的抗戰經歷。在傳授的互動過程中，「嶺」袖之星傳承了老兵的心路歷程和抗戰精神，理解到每位老兵在抗戰期間所擔當的角色，無論重要與否也是國家的一員的道理，從而深深體會到每個人也可是為國家承擔責任。

考察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和富社會企業的資助，以及蔡建祥總警司、李啓明先生、倪小平先生的悉心行程安排。除此之外，我們更獲得無數機構和個人的鼎力支持，實在非常感謝，芳名謹誌於後。最後，編輯委員會謹以此特刊向所有曾參與「滇緬抗戰」的老兵致敬！

追憶行程表

- 第一天：解放軍軍營 → 廣州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 第二天：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 芒市
- 第三天：龍陵抗戰紀念文化廣場 → 惠通橋 → 松山戰役遺址
- 第四天：清水鄉良盈完小學 → 老兵採訪 → 騰衝第一中學
- 第五天：國殤墓園 → 和順鄉戰爭博物館
- 第六天：火山熱海溫泉風景區 → 雲南民族大學
- 第七天：回港

「嶺」袖之旅，塑造明日領袖

「和富領袖網絡系列一星級服務研習「嶺」袖之旅」為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與和富社會企業攜手合辦、利用服務研習模式推行的領袖訓練計劃。當中秉承嶺大「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校訓，以及和富社會企業「人、家、富、民、和、國、富」的理念，藉此希望參加者透過服務社會提昇個人質素、建立團隊網絡，推動貢獻文化，並增進對社會和國家的認識和歸屬感。

滇緬戰役概況



圖片來源：趙振宇、孫剛克，《中國遠征軍》，香港：現代出版有限公司，1970。

蔡建祥總警司

騰衝縣位處中國雲南省西部邊陲，與緬甸毗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因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緬印戰區及滇緬抗日戰爭的主戰場。1941年底，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迅即進兵印支半島，入侵緬甸，以圖擊敗英軍在緬甸和印度的勢力，並計劃封鎖滇（雲南）緬（緬甸）公路（從昆明出發，沿大理、保山、龍陵、芒市、畹町、臘戍，至緬甸北部及接通印度洋，全長959公里）。中國於翌年與英、美兩國結盟，蔣介石被委任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派出十萬遠征軍（早於雲南集結第五、六及六十六軍），以協助英軍於緬甸與日軍抗衡。

由於英軍未能多次配合中國的物資運輸，日軍最終截斷深入緬甸的中國軍隊的退路及佔領滇緬公路。他們更乘勝追擊，計劃揮軍從怒江上的惠通橋直達雲南內陸。但怒江水流湍急，日軍未能渡江，唯有佔據怒江以西的地方，如騰衝、龍陵、芒市等，雙方隔岸對峙兩年多。鑑於戰況告急，蔣介石於1943年春呼籲學生投軍參戰，挑選了近三萬人送往印度藍卡姆及緬甸接受軍訓。在印度受訓的中國軍隊被改名為「駐印軍」，後期更被擴充為「新一軍」及「新六軍」。

當時日軍已從海路封鎖了中國的主要補給線，軍隊只可依靠「駝峰航線」——由美國的志願航空隊「飛虎隊」（其後改稱為「第十四航空隊」）從印度雷多經喜馬拉雅山飛至雲南昆明運輸補給物資。1943年10月，日本意圖癱瘓「駝峰航線」而進攻位處緬甸毗鄰的印度英帕爾，中國「駐印軍」因而南下迎擊緬甸境內的日軍，經過多輪激戰，「新一軍」逐步將日軍趕出緬北山區，中國境內亦部署滇西反攻。1944年5月，十六萬大軍於怒江發動總進攻。同年9月，雲南騰衝成為首個被光復的縣城，龍陵、松山亦相繼光復。

抗日遠征軍戰史教育行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廣州起義失敗後，同盟會成員潘達微先生不顧滿清禁令所阻，組織了百餘人將七十二位戰役犧牲的烈士遺骨營葬於黃花崗。公園正門的牌坊鑄刻著孫中山先生親筆題詞的「浩氣長存」，園內的默池是瞻仰先烈的必經之道。及後，「締結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前後共七十二塊青石疊成崇山形，象徵七十二位英勇的烈士。而堆頂上屹立的自由女神像則表達要為建立自由平等國家奮鬥的革命思想。

學生心聲

當年潘達微先生所付諸的勇氣和行動，令我們今日有幸到墓園向烈士致敬。得悉革命烈士不滿當時的封建帝制，在強權的社會下仍堅持信念，立志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新紀元。不禁讓我反思今天的我們，又有否關心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呢？當社會發生不公義的事情，我們究竟有沒有勇氣挺身而出呢？我們不只向革命烈士致敬，更要學習他們的精神，以行動來瞭解和關心社會，為下一代努力爭取可持續性的發展。

葉曉晴（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龍陵抗戰紀念文化廣場

為了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所建的龍陵縣城東卡地段廣場。它由中軸大道、日軍碉堡、大型浮雕景牆、懷思池和抗戰紀念館等共同組成。其中，浮雕景牆和抗戰紀念館均展示滇西抗戰的整個過程，包括修築滇緬公路、龍陵淪陷、松山大戰和龍陵戰役等。

學生心聲

一座六邊形石質建築物——日軍侵華修築的碉堡建於廣場上，若不瞭解其歷史背景，很難想像這曾是歷盡槍淋彈雨，血流成河的地方。當導遊就展覽作講解時，我逐漸明白到戰爭為國家所帶來的沉痛打擊及個人的心理陰影。我們這輩只生活於繁榮安定的環境，未嘗經歷戰爭的洗禮，也沒有死亡威脅的陰影。因此，我們應抱著慎終追遠的態度，銘記為國捐軀的先烈。遺憾的是，紀念館平日並沒有對外開放，辛苦收集的珍貴文物顯得無用武之地，亦失去了其紀念歷史的深層意義。中國政府若想宣揚愛國思想，必須多從善用資源方面著手，方能收到成效。

黃偉邦（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龍陵抗戰紀念文化廣場上的一角——長鳴鐘

董家溝日軍慰安所

座落於龍陵縣龍山鎮董家溝28號。日佔滇西時期，董家大院慘成為當時龍陵最大的日軍慰安所。2005年董家後人無償捐獻董家大院給縣政府，成為雲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翌年，它更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由中宣部在2008年撥款改建成為侵華日軍滇西慰安婦制度的罪惡展覽館。



象徵日軍惡行的恥辱之柱

“慰安婦” 罪行展覽館

Museum of the Crime of
Japanese “Comfort Women”

學生心聲

在前往董家溝慰安所途中，我憶起小學時曾做過一份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第一次接觸到「慰安婦」、「百人斬」等概念。從那時起，我已將日軍視之讎敵、恨之入骨。當抵達慰安所，眼前是一棟兩層高的木構建築，跨過門檻，房子井然地環繞天井排列著，形成中空聚光的傳統中國房屋佈局。不曉得是木漆的用色有點陰沉，還是自己的心情比較沉重，儘管天井被烈日照個亮堂堂的，每間房看起來還帶幾分幽暗。最令我詫異的是，慰安婦制度的原意是從日本招募女性伴隨軍隊遠征，以解決戰士們的性需要，防止將士四出奸淫婦女。然而後來，卻被歪曲成誘騙及強逼無辜百姓為慰安婦以泄獸慾。

在同學對日軍的惡行不絕的嘩然與側目之中，我不禁不斷思索著，假如自己是當時的日軍，我應該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呢？第一，不論是告子的「食色性也」，還是孔子的「飲食男女」，彷彿都道出性慾的存在是何其正常。第二，在戰爭中，殺人是一件何其平凡的事，當別人的生命都被自己完全掌控時，玩弄其身體看來不是更簡單的事嗎？第三，我們經常研習中國歷史，「奸淫」和「擄掠」是經常出現的字眼。這可恥的行為看來並不是日軍「專利」。我開始有點膽怯了。當然我能站在道德的高地痛斥日軍的種種行為，但假若置身其中，我有信心克制自己嚴守道德標準而不受周邊的壓力影響嗎？

其實，最可怕的絕不是日本人，最該恨的也不是日本人，而是戰爭與其所帶來那個失去秩序的社會。我亦逐漸瞭解經歷戰爭的上一代老是愛說我們這輩不明白戰爭的可怕。難道我們不會閱讀書籍嗎？不會上網搜集資料嗎？會的！但戰爭所帶來的，絕不是人命傷亡這麼簡單的數字，而是背後道德的崩壞和人性的扭曲。今天，我們只能夠去想像、去代入，但也無法親歷那種可怕。因此，我們要感激每位終止了這場戰爭的抗戰勇士，沒有讓不幸蔓延到我們身上。我更希望，我們往後的每一代都有福氣，成為沒有經歷戰火的一代。

然而，戰火，是應該停止；歷史，卻不可淡忘。

張成濤（嶺南大學哲學系一年級生）

抗日遠征軍戰史教育行

惠通橋——中國取勝之「道」

滇緬公路，是連接怒江兩岸的唯一通道，是進入雲南內陸的必經之地，亦是反攻戰運送彈藥的主要通道。抗戰期間，少數日軍偽裝成難民成功渡過惠通橋。未幾，當時橋上的中國守軍向天鳴槍警告，日軍隨即向中國守橋軍隊發動進攻。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守軍引爆橋上炸藥，整個橋架因主索被炸斷墜落江中，成功制止日軍渡江進攻。戰後，舊橋在梁金山先生慷慨捐資下改建成新式索型鋼索大吊橋，截至1977年才始廢棄不用。



「一分鐘改寫歷史」的惠通橋，橋板雖已被拆除，但絲毫不減當年氣勢。

學生心聲

那惠通橋破爛的鋼架，令我聯想到抗戰時難民蜂擁而至的混亂場面。這只可負重一輛7.5噸卡車的主要通道，令當時運送物資變得非常困難和緩慢，但修橋的人肩負重任，堅毅地完成了任務，讓我真的被感動了，更反省自身的堅毅是多麼脆弱。

作為服務人民的軍人，要作出一個如此悲痛的決定是多麼痛苦和哀傷。試想想被炸死的無辜難民，倖存的人民、保衛國土而犧牲的同胞……令我想如何才能好好珍惜前人用血汗保衛的領土；如何裝備自己，運用自己的間的決定，可改變整件事情的發展，令我深深明白到「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道理，亦令我深思該如何才能作出一個無悔的決定。

王潔萍（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二年級生）



蔡總警司指導同學「兵分兩路」

松山戰役遺址——傷痕累累的山丘

位處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臘猛鄉境內，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滇西抗日的主戰場。1942年，日軍佔松山後，在大小山頭上構築堅固的鋼筋水泥工事，成為滇西防禦的核心陣地，並宣稱松山是「東方的馬其諾防線」。1944年6月起，中國軍隊於松山先後發動多次戰事，攻克了松山，殲滅日軍三千餘人。至今，戰場遺址仍見各種地堡、戰壕、彈坑、我軍坑道作業遺跡等。

學生心聲

連綿不斷的山脈，高聳入雲的峰巒，壯麗的松山景致映入我們的眼簾。只是，哪有人明瞭在錦繡山河下鐫刻著出血跡斑斑、屍骸遍野的烙印呢？當我們面向紀念碑默哀致敬時，大家屏氣凝神，以敬禮來表示由衷的敬意與尊崇。在一刻的默哀中，我的思緒一度陷入歷史的洪流中。我所面向的不再只是紀念碑的碑文，而是一大群威風凜凜、佇足敬禮的死者靈魂。反後，為數不少的戰壕、防風洞及亂葬崗均喚起當時戰爭的面貌。縱然它們大多已被歲月叢林所掩蓋，只是真相並沒有埋沒在沙土。在無垠的黃沙下，它載滿了各種人的眼淚與悲哀；昔日軍人們互相廝殺，留下難以忘記的回憶。

只是，儘管氣勢磅礴的松山埋下一眾無名的軍人軀體，但是其不滅的靈魂卻永遠地守護我們的大好山河。

戴宇雯（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國殤墓園——烈士安息之地

位於縣城西南兩公里處的來鳳山北麓，是於1945年紀念中國遠征軍部分陣亡將士的墓園。1942年5月，日軍侵佔騰衝。經雙方激戰四十晝夜後，於9月14日破滅，全殲日軍約六千多人，我軍官兵九千多人則為國壯烈捐軀。墓園正門是八字形牌樓，入門寬十餘米、長數百米的林蔭大道直達墓園深處。園內有忠烈祠、紀念塔兩大建築和烈士碑刻等均記錄騰衝抗戰歷史。



由李根源先生書寫的「民族英雄」的紀念碑

學生心聲

嚴肅而寧靜的國殤墓園就像對昔日抗戰英雄的肅然起敬。望向墓園後方的一片山坡上，滿佈的不只是花草樹木，更有數之不盡並以紅色刻上烈士名字的小石碑。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昔日抗戰犧牲的中國軍隊及其小故事竟成就了今天的我們。在墓園的展覽館中，記錄了「日軍惡行錄」，為昔日日軍對我們中國人所施行的酷刑，其殘酷的程度令人髮指，叫人痛心。藉著考察國殤墓園，不僅讓我們憑吊抗戰英雄，我們更可一睹戰爭背後的真相，只要用心理解昔日的抗戰歷史，我相信這是對抗戰英雄最好的尊敬。

劉麗瑤（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中四學生）

和順鄉——入傑地靈的僑鄉

「和順」一詞源於「雲湧吉祥，風吹和順」，為我國以華僑出國歷史悠久、僑屬多而聞名的僑鄉，更有「中國第一和諧鄉鎮」的美譽。鄉內的滇緬抗戰博物館前身為當年中國遠征軍二十集團軍司令部，館藏達五千多件，主要分為遠征軍、盟軍及日軍三部份，當中遠征軍部份展出加抗日縣長張問德手稿《騰北片安錄》及李宗仁送給張問德的刻有「抗戰到底、步步前進」的紅藤杖等；盟軍的展品有飛虎隊徽章及血幅等；日軍藏品有日軍細菌培育盤及芥子氣炸彈等。

學生心聲

經歷四天的奔波與面對歷史的沉重後，我們最後來到了恬美的世外桃源——和順僑鄉。那裡的一切都是那麼和睦，渾然不覺戰爭與硝煙曾與這村莊產生任何一絲一縷的關係。就在如此和諧的村莊裡，有著一間由民間投資和收藏的滇緬抗戰博物館。那裡一幅幅通過真實物件所展現的史詩串聯成一個個故事，也敦促我不斷地回憶前面幾天行程裡的每個走訪點：怒江、惠通橋、慰安所、國殤墓園等……一切也變得清晰了，像是歷史的枝葉有了脈絡，心中泛起洶湧澎湃的愛國之情。相信很多同學也認為這時的「國民教育之旅」已達到高潮，也讓我我不禁讚嘆這次行程安排的巧妙。

傅安琪（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二年級生）

抗戰老兵專訪

偵察員梁振奮深入叢生為保國

生於1924年，廣州人，現年八十六歲



八旬老兵梁振奮在繪聲繪色地述說自己的抗戰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變」，深深影響當時正在讀小學的梁振奮先生日後參軍的決定。1938年廣州淪陷，梁伯伯跟隨逃難的國民抵達貴陽。1942年，日本已侵佔中國大半領土，我國隨即派遣第一批遠征軍保護當時中國僅餘的生命線——滇緬公路。奈何，當時形勢對中國極為不利，遠征軍部隊終潰不成軍，新三十八師亦得退入印度。同年，當年十八歲的梁伯伯眼見家鄉淪陷，認為自己需為國家的緊急形勢承擔責任，毅然投考唯一一屆中國駐印軍在貴陽的招考。及後，有幸成為當中一員的他先從貴陽坐汽車到沾益，再坐火車到昆明，並乘美軍C46運輸機飛越「駝峰航線」到印度汀江，繼而轉往駐印軍訓練基地藍姆伽接受訓練。由於當時機師在落後的飛行導航設備下跨越珠穆朗瑪峰難度極高，空難是屢見不鮮，機師們只能順著飛機殘骸來辨別方位，故梁伯伯憶述：「『駝峰航線』是一條死亡航線。」正正是他對生命的賭博，他在飛機上所感受到中國壯觀的山河景色促使他誓保山河，繼續肩負抗日使命。

1943年，駐印軍學員主要集中於印緬邊界卡圖地區師訓練基地（即新三十八師營地燕南營）接受備戰及叢林訓練。同年畢業後，梁伯伯被分配到師部諜報隊任中士隊員，於胡康河谷北端地區正式參戰，歷經孟關、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臘戍等諸戰次，專責武裝偵察蒐集敵方軍情，其間任上士準尉隊員。1945年春，升為少尉組長。同年5、6月期間，由密支那出發至南寧。日寇投降，隨受降先遣組回到故鄉廣州市。

梁伯伯第一次全副武裝奉獻於滇緬戰役。由於當時他是「行先死先」的偵察兵，需要經常寫下戰場的地形和地標。曾經，他在悶熱且沒有陽光的叢林渡過了三個月，時刻提防水蛭蚊蟲。為了保持身體健康，他經常冒險到森林最易暴露身段的臨空位置吸收陽光，在途中的哨兵高度戒備，任何風吹草動的環境下都開槍。因此，他們需懂得運用槍聲辨別敵友，危險得很。

參戰期間，梁伯伯印象最深刻的是與敵人近距離接觸。某次，他抵達八莫一間用竹葉搭建的小屋交換情報。只是，當時他們人少，武器亦只有手槍、衝鋒槍和一枝拾回來的日本槍。就在晚上當更時，他已預備瞄好日軍將會出現的位置開槍，射擊使他心中有一陣快意。此外，眼見當時日本的槍聲警告不可前行，身穿便服的梁伯伯因與槍聲只相距二百米而隨即逃跑，決心不可被俘。直到聽到自己部隊的槍聲時，他的心才定下來。

後記

身處在和平豐足的香港，戰爭一直離我們很遠。從來只在課本才接觸到歷史，某年某月某處爆發大戰，死傷人數如何。下課後，這一切好像已經與我們無關。然而這次旅程，不是一般的觀光玩樂園。我們走到被戰火蹂躪的山頭，體驗着戰士當時的處境：我們直接與曾親赴戰線的老兵談話，聆聽着他們艱苦抗戰的故事，一切又好像不遠了。記得一位老兵對我們說：「孩子，有時候我真羨慕你們這一代！」聽畢，我們都被這句話震撼着。

是的，我們確實是太幸福了，不曾嘗過絕處求生飢寒交迫的生活。正因為一直都很幸運，卻不知不覺地對很多事都漠不關心，無情的戰火不是只有歷史才有記載，實情是它正正在世界的另一角落發生！可是我們又做過什麼呢？昔日戰士們在芳華正盛的時期被徵召，今天我們享受著他們用血汗淚水保衛的國家，而我們卻又為他們為國家做過什麼？

只要你多關心，歷史就在我們眼前呀！我跟自己說，或許我們掙的錢不多，但我們可以付出的卻有很多啊！就讓我們多一點愛身邊的人，為有需要的人做點什麼吧！

張成濤，何小珊，李瑞雲，繆凱琳（嶺南大學學生）
馮紫澄，鄧敏敏（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學生）
唐裕琪，曾永德（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學生）



後記

從騰衝機場往昆明的機程中，看到高山群立，農田阡陌，不禁驚嘆祖國壯麗山河。風光旖旎的景色，讓我想起抗戰老兵梁振奮老先生的訪談，令我對「愛國」作出了反思。

首先，聽罷梁老伯的抗戰故事，不僅激動，而且振奮人心。梁老先生在1938年廣州淪陷後便加入軍隊，被派赴滇緬戰場負責偵察敵軍動靜。滇緬地區有接近七成的土地被樹木覆蓋，梁老先生便在缺乏陽光、水源和各種侵害下，為中國遠征軍收集最新的軍事情報。雖然當時中國積弱不振，但是梁老先生為了中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被日本人佔據，毅然從軍，為保衛國家獻出自己的一分力。正如他所說：「我們這一代人，經歷民族的最後一戰。」意味著，倘若中華民族不奮起對抗日本的侵略，今日的中國會否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受到剝削和磨難？戰爭是殘酷的，但卻激發起民族的團結，甘願為國家犧牲，這就是「愛國」。沒有國，那有家？當我聽過梁老先生的故事後，深深被當時人民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戰士感動，因為他們而感到光榮。我想，「愛國」就是愛自己的國家，愛國家裡的人民，為國家作出犧牲吧！

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戰爭時，就是為國家上場殺敵，保衛疆土，保護人民免受殘酷對待。倘若在歷史教訓而言，就是梁老先生所說的「落後便要捱打」。國家的積弱不振，給予日本侵略的機會。因此，身處梁老先生的時代，「愛國」就是參軍。相反，在相對和平的今天，「愛國」則是奮發圖強，自強不息。中國雖然自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的經濟繁榮了不少，但在司法、社會建設、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未善之處，尤其在教育方面。若想讓一個民族、國家富強起來，人民需要有一定的知識水平。故此，今日的「愛國」，不再僅僅是為國抗敵，而是在國家的不同層面努力。

最後，在動盪的局勢中，梁老先生的青春都奉獻到國家去。相比現代的繁榮安定，我們真的幸福多了。從小就擁有安身立命之所，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從小就安逸地成長而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殘酷。這讓我陪感慚愧，因為我很「HEA」（香港方言：馬虎、悠閒、不上進的意思。）地讀書；平時漫無目的地上網、看電視，把時間給「HEA」掉，根本沒有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怪不得梁老先生對我們這一代感到既欣慰，又妒嫉了。

我一個身經百戰，願意將戰爭歷史一代傳一代的長者身上，看到的是堅毅不屈的無畏精神；對國家和民族有著「匹夫有責」的承擔，這正正是我所缺乏的。梁老先生的故事，讓我自愧不如。回港後，希望是次旅程能對我的學習、生活、人生帶來一點改變吧！

何小珊 嶺南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生

抗戰老兵專訪

戰爭經歷烙印身心 李華生難掩昔日傷痛

生於1917年，貴州人，現年九十三歲

隨著我們從容的步伐，我們走到老兵李華生先生家門前。這裡不是外觀華麗的大宅，更不是建築宏偉的別墅，只是一處破陋不堪的別院，不禁令人覺得心酸：為甚麼一位值得國民感謝及尊敬的老兵竟居於此地方？

李伯伯十三歲那年被抓去當兵，隸屬預備二師第四團，被分派到貴州、雲南、緬甸等地打仗。李伯伯首次參與廣西的一場戰役，便不幸被子彈打穿下顎，令他有一段時間不能進食，從此刻下打仗的烙印。「當時我國軍隊由於打敗仗被迫退至印度，士氣受挫，不敢昂首闊步走大路，藉以躲過日軍。」當年年少氣盛的李伯伯更因此流下男兒淚。聽罷，我們驟覺戰役變得更加沉重，打仗的勝敗根本沒有意義。但對於昔日的戰役英雄來說，勝敗可能是關乎生死的一個決定。

軍隊隨後折返騰衝，持續長達半年的激戰。一眾軍隊為了保衛家園，不惜翻怒江、攀高黎貢山，山上的環境惡劣，士兵們還要逗留十二個月，然而，所運上山的糧食亦不足讓所有士兵充飢，故他們只好烹調馬糞來充飢。最終日軍終被我國收伏，李伯伯八年來的戰役生涯亦隨之結束。由於缺乏路費，李伯伯不能重返貴州跟父母重逢，因而定居騰衝，務農為生。就在他打算重回寧靜平凡的生活之時，國民黨正抓兵發動內戰，他雖被抓過兩次，卻能幸運地大難不死，繼續他平凡的生活。

後記

李伯伯晚年雖擁有四代同堂的家族，可惜媳婦身患疾病，兒子和孫子又需在商業世界工作糊口，未能全天候細心照料李伯伯。幸而，他的曾孫扛起照顧李伯伯的責任，與他同住。只是他仍盼望有朝一日可與孫女同住，安心地度過晚年。李伯伯沒有穩定的收入，只靠民間團體及遊客慷慨解囊，幫助他的日常生活。他也得到民間關愛老兵的組織頒贈榮譽證書，以印證他奮戰不懈的經歷及獲得同胞的認同，相信這些都是戰役英雄所渴求的。

至今，李伯伯痛苦的抗戰記憶仍揮之不去，他未能忘記對戰爭和日本人的痛恨。時間未能沖淡當時日軍對我國軍人造成的傷害，更讓我們瞭解到當時戰爭所帶來的影響是遠遠超乎我們所想像。

彭淑怡，戴宇雯，黃偉邦，葉曉晴（嶺南大學學生）
劉志鵬，劉麗瑤（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學生）
鄭律銘（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學生）



與抗戰老兵李華生老人的合照。

糧食管理要員許洪川駐守怒江

生於1915年，雲南騰衝人，現年九十五歲



「嶺」袖之星與許洪川老兵家中合照

抗戰時的糧食貯存於怒江邊的幾個土司家（傣族首領），共有十五個糧倉。雖然曾出現缺糧的情況，然而老百姓都自願捐出糧食，與軍民共度難關。日軍亦偶爾假扮中國的百姓來偵察糧倉的情況，而當時許爺爺所駐守的糧倉亦成為偵察目標之一。

某天，日軍夜襲偷糧食及捉拿管理糧食的人員，藉以瞭解軍隊的藏糧地點。當時身上帶有一枝短槍及一枝德國製卡賓槍的他住在一位土司家裡二樓的廂房。放哨的軍人發現了日軍的行踪，於是發出警告，日軍隨即開槍，連長匆忙地關上門，但日軍的刺刀先戳進來。日軍攻進來了，他先以卡賓槍向樓下的敵人開槍，再從二樓窗口跳到後面的菜地上，土司家旁有一間屋子，其木門的鎖較為特別，因此，他躲進木屋把門反鎖。日軍嘗試以刺刀戳門，但沒成功，機槍射擊不果，最後就離開了。

戰鬥結束的第二天，很多人以為他已犧牲了，正當他的戰友正在清理戰場及埋葬犧牲的士兵時，他從木屋裡走出來，大家都感到驚奇。反後，他在後來的幾次戰役中亦幸運地躲過掃射，沒有受傷。

傅安琪，洪雅婷，蕭栢耀，王潔萍（嶺南大學學生）
劉易樅，黃諾汶（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學生）
莊繞蔓，劉家沂（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學生）

抗戰老兵專訪

衛生兵董登慶 歸達回望戰時經歷

生於1923年，雲南騰衝縣人，現年八十七歲

「要走啊？留在這裡吃飯吧，我做飯給你們吃！」董爺爺粗糙又厚大的雙手熱情地緊握著我們。我們知道，他確實很想我們留下，但採訪的時間已較預期超出太多，我們只好婉拒他的好意。「那我送你們走！」直至現在，仍記得董爺爺跟我們送行的景象：他不停地向我們揮手，並大聲地說「再見」，那燦爛的笑容從未消失過……

董爺爺十八歲前，是一位不懂國家大事，只懂幹農活，在家鄉斬柴的鄉巴小子。父親以為這孩子當不了兵，因為他是家裡年紀和個子最小的一個，而且其餘兩個兒子的年齡也不合乎當兵的資格。惜事與願違，中國兵卻選中董爺爺當兵。「若不願意當兵，我的家人都要被迫坐牢了。」為了保護心愛的家人，當時十七歲的他毫無怨言地離開騰衝，到軍校受訓。由於他的個子矮小，軍校的人經常稱他為「小鬼」。軍官安排他負責隊伍的後勤工作——衛生兵，亦即醫護人員了。經過一年的醫藥訓練，他學會打針、抓藥，後來正式隸屬於「第二團預備二師第四團」中的衛生隊成員。

「爺爺，第一次上戰場的時候，你害怕嗎？」董爺爺先是一笑置之，然後嘆氣說：「害怕不了，那麼多日本鬼子！」據他指，戰場上沒機會實踐醫藥訓練，而且那時只有一隊衛生兵。他皺起眉頭，神色暗淡地說：「我們的傷兵太多了，多得只能以包紮替他們療傷。」

正如前人提及「戰爭無情」，董爺爺跟隨隊伍攀上陡峭的高黎貢山，為前線士兵療傷之際，親眼目睹與自己出生入死的同伴被日軍打傷了，「爺爺，那同伴被救活了嗎？」「救不了，我想救活他，可是鬼子（日軍）會打我們，物品又急著送上去。我只好把他葬好了就走。」原來那位同伴是他兒時一起玩耍的兄弟，然而董爺爺在憶述這段傷心事時竟沒有流淚，他反而說：「有傷心的，但是傷兵太多了，我顧不了。」這時，爺爺笑得很燦爛。我們不禁在想，究竟是歲月把你的痛苦帶走了，還是你這人太樂觀？

問起董爺爺抗戰時最難忘的一刻，他手舞足蹈地說起在松山烹調野菜。他曾在松山餓了七日七夜，當時每天都傾盆大雨，患上感冒的他豈不是更難受？但爺爺只略略提及患病的事，然後說：「最難過的是找不到吃的！我便要掘山裡頭的野菜，滿地都是這麼高大的野菜。」爺爺向我們比劃出野菜的身高又說：「我拿著煮了的野菜吃，那時團長走過來：『小鬼，你吃什麼！』原來他想我用大鍋子烹調野菜給其他士兵享用。」他為自己的貢獻感到驕傲，我們也被他的興奮感染了。

戰後，董爺爺在他二十六歲那年返回家鄉騰衝。「為什麼二十多歲才回家？你的家人呢？」原來爺爺已於二十歲完成當兵，但軍規限制戰後不可回家，幸好他最終也可與家人團圓了。「如果現在中國徵召士兵，你會叫你的孫子當兵嗎？」這是我們臨走時問爺爺的最後問題，爺爺斬釘截鐵地說：「只要國家有需要，他們又有能力，我是不會反對的！」

回想我們最初走進爺爺的大屋，他正在與拿煙槍抽煙的朋友坐在自己搭建的屋子中央談笑風生，他見到我們時，露出一口黑漆漆的牙齒，笑面迎人地說著：「坐吧！坐吧！」那燦爛的笑容，我們永遠都會記得。

梁婉芳，吳梓樂，鄧坤勇（嶺南大學學生）

何智達，黎梓晴（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譚雪雯，王玓文（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學生）

董登玉憶記家入 負傷奮勇抗敵

生於1925年，雲南騰衝易站鄉人，現年八十五歲

抗戰期間，政府在每戶家庭中的三個人選一人當兵，當時十六歲的董登玉與他的哥哥被挑選入伍，在接受二十天訓練後，便隸屬於第五軍部兵，到文廟坡、茶子園、麥子田、怒江、東門和北門打仗。

董爺爺憶述：「我國軍隊當時奮力抵抗東門和北門約二百位日軍；在怒江激戰中，三十人同坐一艘橡皮艇橫渡怒江，我軍在槍林彈雨下一直走到東北江，經常在森林中閉著眼睡覺；我們更從騰衝追日本鬼子到古永及龍陵，犧牲了很多同胞。」

爺爺最難忘的是眼見與他感情深厚的四川成都陳班長，為了保護同胞，擋著敵人的攻擊而戰死了，他為此感到非常傷心。另外在一次戰役中，董爺爺亦親眼目睹四至五位少數民族被日軍不停地用槍刀和子彈折磨至死。

在戰場上，士兵並沒有休息時間。董爺爺曾受過五次傷，但就算受了傷仍需繼續作戰。在抗戰期間，他們只希望儘快消滅日本人，讓國民可擁有美好穩定的生活，因此他們從未放棄消滅日本鬼子的念頭。惜董爺爺當時十分掛念家人，最後在戰事途中折返家鄉了。



從老兵眼中，我們讀到了數不盡的滄桑

後記

「榮譽是給曾經為和平出貢獻的那些有名或無名的人。」能近距離與董爺爺談話，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很親切，很樂意分享他的人生經驗與抗日戰爭時的事跡。抗戰時，他勇敢地與敵人拼命，即使受傷，仍立即站起來再與敵人搏鬥。那份堅持，全源於一種保衛國家與家人的精神。記得董爺爺的一句話：「好好地打，只要把日本鬼子消滅，咱們百姓就有好日子過了。」

從訪談中，得知他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驕傲和光榮。他和昔日的戰友為我國作出偉大的貢獻，我們應該向他敬禮，永遠懷念那保國衛國、不畏困難的精神。董爺爺現在的生活環境雖未如理想，可是他並不曾埋怨，因為他所需要的不是物質的享受，而是我們對他的關懷，即使是簡單的問題，他也很滿足。細想，今天中國各地還有很多老兵，他們背後還有很多歷史故事等待我們去發掘。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想我一定會再去探訪董爺爺，甚至其他老前輩，讓他們的背影、所說過的話，都留在我心中。

吳梓樂 嶺南大學哲學系一年級生

抗戰老兵專訪

滇西抗戰情報員 盧彩文敘述驚奇

生於1926年，山東人，現年八十四歲



早在明朝洪武年間，抗戰老兵盧彩文的祖先為了屯田保邊疆，從山東寧家遷來騰衝，至今已至第二十五代。1942年5月，日軍攻佔騰衝，「燒、殺、搶」不斷，盧彩文回想：「國難當頭，匹夫有責，不作亡國虜，與國共存亡。」於是當年十六歲的他，為了保家衛國，毅然投軍，入讀位於大理的黃埔軍校分校。

由於戰況十萬火急，本來為期三年的訓練縮短至短短一年。畢業後，他又讀了三個月的軍事情報，成為少尉，當了排長，被安排到第十一團軍總司令參謀處第二情報科，專責收集敵軍情報。盧伯伯笑說道：「我是搞軍事情報的，不是打仗的」。他憶述，日軍當時人數眾多，而且集中軍力，迫使我軍退到高黎貢山。兩軍對峙，當時騰衝的北部是抗日政府的根據地，而南部乃是敵人的陣地，於是盧伯伯所屬的小組，便到東部打探情報。

別以為當情報兵是一件容易的事，盧彩文著意把地形最險要的地方偵察出來。而為了保密，只可跟組長聯絡，然後通過電台連繫總司令部，向上級匯報情況。他認真地說：「不假若暴露身份就會十分危險了，因敵人最痛恨情報員，會予以多種懲罰，折磨至死。」因此，做情報工作要分外小心，要不然「搞不好，生命就飛了。」

盧彩文是怎樣「打條子」（收集情報）？軍隊先發一筆錢予情報員作生活開支，由他們各施各法收集情報。盧伯伯是聰明人，先選定一些可靠的親友向他們收集重要資訊；其次，他便曾在一般老百姓身上套取資料，他續說：「一般老百姓都非常憎恨日本人，所以當我們表露身份來開展工作，大家都予以很大的支持」。

當情報員，最危險的任務就是與漢奸聯絡。盧彩文敘述當中的深刻經歷：「找漢奸不會找對日軍死心塌地的，這與送死根本沒有分別。江湖險惡，人心難測，假情報時有發生。」因此當盧彩文收到情報後，先會分析情報的真偽性，才向上級匯報。他在親友的幫忙下，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為條件，遊說漢奸孫正邦（當時日軍憲兵隊長）為中國軍提供情報，孫為了留有後路，便腳踏兩隻船，答應了盧的要求。當他到孫家會面時，屋內有五、六十個日軍，場面非常緊張，當孫將情報遞給他後，他便趕快逃跑了。

在松山反攻戰役，盧彩文升為中尉，隸屬第十一團軍「別動組」，即特別行動組，包括組長、士兵、翻譯和負責收集龍陵、芒市軍事情報共五人。當時在騰衝是用電台傳遞情報的，可是芒市卻沒有電台，只能以即日來回送信的方式來傳遞軍事情報。有一次，盧彩文在山上偵探時，山路很黑，發現一個人影，但分不清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雙方互相「喂」了一聲後，他看到那人身上有標記的鋼盔帽子更立即慌忙退後，不小心把後面的隊員也一併推倒。日軍連忙向他們開槍，「砰、砰、砰！」幸好，敵人打不中他們，也沒有追上來，才讓他們命不該絕。

盧彩文對於這件發生於四十年前的事乃銘記於心。當被問及對於日本人的看法時，他淡淡的道：「我們對日本人印象不好，對日本人要提高警覺。這場戰爭失敗了，兩國乃可以交往，但歷史卻不能忘記。」最後，他勉勵我們說：「中國人要自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後記

在訪問過的幾位老兵中，盧彩文先生是最有學問、有學養、文質彬彬、又英氣十足的老人家。他在戰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餘年，是生活得比較穩定的老兵，相比起其他老兵，他們之間的對比實在太大了。還記得我們採訪的另一位老兵，兒時並沒有太多機會接受教育，左腳又因戰爭而變成殘廢，促使晚年的他屈膝於狹窄黑暗的陋屋之中，每個月只能依靠老兵協會的經濟援助才能維持生活。而隨著他只有精神有問題妻子，生活實在潦倒不堪。到底國家為這班曾經保衛疆土、拋頭顱灑熱血的老戰士做了些什麼？這些老兵連一個由民間團體頒發的勳章都珍而重之。可見一班被遺忘的二戰老兵需要的不僅是物質上的援助和精神上關心，一份無價的認同及尊重亦同樣重要。

張成濤，何小珊，李瑞雲，繆凱琳（嶺南大學學生）

唐裕琪，曾永德（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學生）

馮紫澄，鄧敏敏（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實紀念中學學生）

黃有強痛恨日軍惡行 毅然從軍

生於1917年，湖南衡陽市人，現年九十三歲



黃有強伯伯參軍前只是一名商舖的小伙計，在工作期間得知日軍的惡行，於是在二十五歲那年毅然與幾位朋友一起從軍，隸屬五十三軍第十百一十六隊，職位為班長。當年他由江西打到湖北，再由湖北打到騰衝，參軍的年期約七至八年。從軍的生活十分艱難，民國二十八年是他參軍最深刻的經歷，當年軍隊武器落後，未能充分支援炮兵，再加上當時醫療交通設備不足，只能為受傷的人作簡單的包紮，他甚至已說不清軍隊傷亡的人數，只描述殺戮一個日軍即賠上十位中國人的性命。然而當時的他只堅持奮力對抗日軍，再三強調參軍目的是要打敗日本軍：「不顧生命安全，都只想打敗日本軍！」

與日軍正面交戰的日子使他畢生難忘，他更絕無後悔當年參軍的決定。戰後，黃爺爺一直生活於騰衝，日子尚可，但他慨嘆當年十多位一起參軍的朋友全都走散了，再沒法跟老戰友聯絡。而當時他的幾位家人也有參軍，惜戰後亦與他們失去聯絡，讓他慨嘆自己目不識丁，不會寫信，至今仍未能聯絡家人。

後記

在今次旅程中，我們踏上當年老兵在戰爭中走過的路，亦有幸邀得黃伯伯接受訪問。對我們來說，今天走在那條經已修繕的路經已十分吃力，從而可想像黃伯伯那七年艱辛的軍人生活，周而復始地飽受行軍的痛苦和擔心生命受到威脅。抗戰期間，黃伯伯一直看著身邊的朋友、隊友遭日本人殺害，飽受精神上的傷害。最悲哀的是，抗戰勝利後，當大家享受戰爭結束後帶來的繁榮安定時，一直為和平默默耕耘的黃伯伯卻經已跟家人和朋友失去聯絡，再沒有機會跟這些重要的人分享喜怒哀樂了。然而我們知道，黃伯伯只是冰山一角的個案，這班老戰士用一輩子的幸福來換取全國人民安定的生活。在此，我們衷心感謝所有老兵為我們中國人的付出。

梁詠儀、陳淑儀、莊苑嫻、王衛康（嶺南大學學生）
劉寶蓮、許志榮（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學生）
何馨寧（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貴紀念中學學生）



活動花絮

清水鄉良盈完全小學教學樓啟用禮



飛虎隊紀念教學樓落成，孩子們有了更好的學習環境



天真可愛的良盈完小的小學生為我們作歌唱表演



騰冲縣清水鄉
良盈完全小學



落成儀式結束後領袖與小學生們的合影



旅程的第四天早上，我們前往參加良盈完小學飛虎隊紀念教學樓落成慶典。沿著通往小學的路徑，身穿色彩繽紛衣服的小學生揮舞著手中的花朵熱烈歡迎著他們的「嘉賓」，打鼓吹奏的儀仗隊的白色制服在陽光下格外耀眼。此刻，孩子們綻放如花般笑容，樸實親切。走近教學樓，隨即映入眼簾的是兩幅紅色對聯：「憶往昔軍民團結飛虎英雄屈神威痛擊日寇保疆土，看今朝舉國重教社會賢達獻愛心捐資助學育英才」。

看到穩固簇新的新教學樓，我們深深為當地孩子們能擁有一個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而感到欣慰。當啟用典禮揭幕，各方嘉賓激昂的演說在操場上迴響。緊接的是歌舞表演，讓學校頓時出現一派歡樂的景象。典禮結束後，可愛的小學生們紛紛自發送上親手製作的禮物及賀卡，以表達她們的感謝，教我們感動不已。

透過是次與貧困地區的小學生接觸，不少香港同學重新審視自己對快樂和滿足的定義，意識到我們要更懂得珍惜現有的生活條件和學習機會，同時也切身體會到慈善事業所帶來的好處。相信這次活動已在一定程度上正面地影響了同學的價值觀與事業觀，正如蔡總警司所說：「希望同學們在事業有成之後，能不忘盡自己所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良盈完小的小學生熱烈歡迎來賓的隊伍

學生交流：騰衝第一中學和雲南民族大學

於行程中我們分別與騰衝第一中學和雲南民族大學的學生進行交流，能夠瞭解國內中學及大學學生的學習環境、生活方式及思維模式實在別具意義。在騰衝一中的學生交流晚會，同學們邊欣賞節目，邊聊著各自的故事，氣氛很是融洽，彼此獲益非淺。是次交流會上，看到當地中學生悉心安排不同的節目、自信綽綽的演出，全神貫注地欣賞表演，更以熱烈掌聲表達敬意，這都讓我們意識到內地學生的素質不俗，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與雲南民族大學「薪火工程」的學生共聚晚餐時，兩位學生代表講述自己奮鬥經歷，亦讓我們感觸良多。從麗梅分享她過去的艱苦學習生活，正好驗證「Nothing is impossible」的真確性。參觀學生宿舍，狹小的學習環境卻無阻內地學生的學習熱誠和堅毅，不言放棄從逆境中奮鬥成長。反觀我們卻「身在福中不知福」，雖身處擁有優越生活條件的香港，但我們並沒有好好善用資源，感到自慚形穢。因此，我們更應珍惜現有的資源，努力學習、捉緊機會，成為能貢獻社會的人才。

這次交流在香港與內地學生之間搭起了一座友誼的虹橋，也擴闊了各自的視野，對於香港的同學來說是一次很好的思想的洗禮。

洪雅婷（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一年級生）

莊繞蔓、劉家沂（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中四學生）



特別的行程啟動儀式：步操訓練

「我覺得這作為我們國民教育之旅的開啟儀式有着它很特殊的意義啊！」

滿心期待踏上國民教育之旅的第一站——解放軍訓練營。解放軍教官們先向同學演示他們精湛的步操，體現解放軍何等嚴明的紀律。在接下來的一小時，由幾個教官親自帶領的「速成」步操，為很多香港同學帶來一大挑戰，皆因部份同學從未受過這種訓練，而中國解放軍的步操姿勢亦與香港制服團隊慣常使用的英式步姿有著很大的差異。只是，「速成」班是有成效的，各隊在最後的會操比賽均努力展示自己最陽剛的一面，實屬難能可貴的體驗。會操結束後，許多同學均表示領會到這個特別安排所起的作用，因親歷體會當軍人的嚴於律己的作風，從而懷著這種嚴謹的思緒走畢全程。

傅安琪（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二年級生）



所思所想

從細聽歷史故事到關愛長者

聽著愈來愈多老兵的故事，我驚覺同一場戰役其實盛載著不同的人生故事。每位戰士都是獨立的個體，這種人性化的事分享改變了我對歷史，尤其是戰事的看法。再細想，每一個老人家都擁有屬於自己獨特的經歷，他們的故事或許不及老兵的精彩或震撼人心，但我相信每位老人家都期待遇上有心人打開心扉，聆聽他們的故事。因此，我們該關心的不只是老兵，更應身邊的長者付出心機和時間，去瞭解屬於他們的經歷和故事。

莊苑珊（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彭淑怡（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三年級生）



彭淑怡、劉易縱合照

此行的愛國啟示

今次的體驗令我深深感受到戰爭的無情和嚴重性。遊遍國殤墓園、龍陵戰爭博物館、松山戰場遺址，看罷博物館的舊照片——娃娃兵無知的笑容、慰安婦被羞辱的表情，以及屍橫遍野的戰地，我感受到士兵保護國家的責任是多麼沉重。一場戰爭，影響的不只士兵的一生，還有國家的局勢和命運。現今之太平盛世乃依靠前人的努力和犧牲而築成的，情況就如從地基開始建立一間房子，歷史就像建築材料，鞏固我們現今的經濟、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構成這個繁榮的社會，讓我們牢記及實踐「以史為鏡，可知興替」的名言。

探訪老兵讓我心動，感激他們的付出和貢獻；老兵的故事教我感動，殘酷的史實讓我肅敬。「勿亡國恥」令我腦海中浮現「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句話，一個士兵可能是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每一位士兵都是影響國家存亡的關鍵的人物。不論自身力量是多麼的渺小，只要你願意付出時，當中的力量不容忽視、不可或缺。

就讓我們每一位「嶺」袖之星都成為領袖，以行動集結力量為社會創造更多。



戴宇雯、莊苑珊、葉曉晴、黃偉邦
於和順鄉的優美景色下留影



李瑞雲（右二）

李瑞雲（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一年級生）

黃偉邦（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王潔萍（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二年級生）

劉麗瑤（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中四學生）

「我」與「國」的關係

對於國家的認知，我只局限於新聞和國歌；對於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缺乏重要的認同感。出發前，我一直抗拒「愛國」這個詞語，經過幾天的旅程後，不但改變了我對國民教育的看法，我反思「我」與「國」的關係。一個國家的專制、橫蠻、黑暗並不是國家的錯，而是執政人的錯。愛國不等於愛黨，這點可從老兵和當年的百姓身上感受得到。當日他們或許隸屬不同黨派，卻共同為保護祖國的江山，在戰役中犧牲與親人共聚天倫的時間，甚或獻上寶貴的生命。

今天，我們可能再不會遇到戰爭，但是國家仍需要被重視和愛護。我們年青一代應該多關心國家的發展、了解國事和用行動去回應，為她建設更好的未來。

葉曉晴（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劉易縱（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中四學生）



蔡建祥總警司及李啓明校長分別與「嶺」袖之星合照

明日領袖，今天的角色與責任

領袖是歷史文化的傳承者，讓華夏優秀的文化得以延續；領袖是協調者，將現代文明與古代生活融合，讓社會持續穩定地發展；領袖是文化開創者，突破舊有的規範和框架，開創屬於我們的璀璨未來。是次國民教育之旅教我明白作為領袖不能紙上談兵，正所謂「成敗論英雄」，領袖絕對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崗位，那種壓力之大不為外人道也。話雖如此，一名小兵尚可全心為國家社稷付出所有，成為救國英雄導向和平之路。由此可見，名義上的領袖意義是有限的，只要由心出發、肯付出的人才是真正的領袖。

今後我會傾盡所學回饋社會和國家，延續緬抗戰和老兵的精神。

戴宇雯（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走上松山戰場，各人在墓碑前不禁肅然起敬



「嶺」袖之星與少年警訊合影，陣容非常鼎盛！

路 一 直 都 在

無言感激

特別鳴謝

蔡建祥總警司 香港警務處屯門警區指揮官、
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會長
李啟明校長 粵港創新人才培訓中心
朱汝田先生 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副會長

和富社會企業
屯門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九龍城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雲南民旅大學
騰衝第一中學
清水鄉良盈完全小學

搜狐公司 (SOHU.com)
更多旅程花絮可到『「致敬，老兵！」滇西行』瀏覽4月2日至5日的資料
<http://bb.sohu.com/s2010/dianxi>

特刊編輯委員會

馬學嘉	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	助理總監
陳嘉敏	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	項目主任
盧惠玲	嶺南大學服務研習之友	
王潔萍	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二年級生	
張成濤	嶺南大學哲學系一年級生	
傅安琪	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二年級生	
黃偉邦	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葉曉晴	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戴宇雯	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劉麗瑤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中四學生	
黎梓晴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中四學生	

設計

林翠麗 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 項目主任

出版人：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
和富領袖網絡系列－星級服務研習「嶺」袖之旅
電話：2616-8065 傳真：2468-4807
電郵：osL@Ln.edu.hk
網址：<http://www.Ln.edu.hk/osL>
出版日期：2010年5月29日
印刷數量：1500份

©版權屬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所有